

# 岭上无战事

■王筠

## 名家讲述

###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连接下了几场大雨。洪水冲毁了道路，也冲坏了阵地上的工事，远山近岗飞瀑流挂一派云遮雾罩。山下的敌人没了动静，除了侦察机偶尔从云缝中钻出来匆匆一过，炮不鸣，枪不响，“黑老鸹”和“油挑子”也没来捣蛋，不知道是被大雨浇昏了头，还是在准备什么新的花招。

稍一放晴，下边的给养送来了。大雨阻隔了通行，除了水以外，阵地上差不多就要断粮。山上修筑了储水池，还弄了不少个汽油桶，几场大雨一下，所有的蓄水设备都装得满满的。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

李八里没想到的是，王翠兰也跟着上来了。

“你咋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这是李八里见到王翠兰的第一句话。没有欢迎，更没有惊喜。

王翠兰却笑了：“给你说你能让俺来？”

确实是不能让她上来。黑云吐岭时刻面临着敌人的炮击和轰炸，流血死亡可说是家常便饭。山下的营地虽说也不安全，可能有“油挑子”光顾，可能遭遇敌人偷袭，但与黑云吐岭比，安全系数毕竟大得多。不过上来就是上来了，不能马上给她撵回去。李八里不高兴也是高兴，自从他告别山下的营地，告别马先生、喇叭小刘他们，又是好几天过去了。

王翠兰说：“俺前些日子做梦，又梦到你挂彩。你说我咋么光做这样的梦呢？”

李八里说：“谁知道你？啥么好梦不做，就做瞎梦，瞎做梦。”

“唉，”王翠兰轻叹了一口气，“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你说这个仗，啥时候能打完呢？”

“打完？早着呢！”李八里说，“不把美国鬼子全部赶到大海里去，战斗结束不了。”

王翠兰说：“你说这些美国佬，好好的不搁美国家里待着，偏偏大老远跑朝鲜来，他要来朝鲜搞侵略，俺们也不能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李八里嚷道：“都搁家里抱小鸡怪好，天下太平，还用打仗？还要部队干啥么？”

王翠兰拿胳膊拐儿捣他一下，笑着说：“说着玩的，你又认真……只要你没事情，俺咋么都好说。”

“我能有啥事情？啥么事情没有！”

二

照明的油是柴油，烟气大油烟味也重。灯光昏黄而飘忽不定，山洞内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远处的火把只将近处的景物照亮一片，不大的洞口接纳着微弱的天光，也把隆隆的雷声接纳进来。

战士们知道营长的老婆上来了，都离得远远的，尽量留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给他们。可是这处天然的山洞并不大，要是说话的嗓门儿稍微高点两边都听得见，所以大家都尽量压着嗓门儿。

坐了一会儿，王翠兰探过头来抓着李八里的衣服领子朝里边看。李八里侧着头说：“看啥么呢？又没生蛆。”

王翠兰说：“蛆没有，虱子还能没有？”

确实有虱子，不仅他身上有，每个人都有。大虱子小虱子都有，衣缝间、毛发里，随便一翻就翻出来一串串的。天气好没有敌情的时候，战士们会坐在太阳底下逮虱子。脱光了衣服，把缝线翻出来，大拇指对着大拇指，挤得啪啪响。就这大家还开玩笑，说它们是“革命虫”，跟着同志们一起打美国鬼子。乐观归乐观，这个东西却不是好东西，咬得人痒痒难耐坐卧不宁还在其次，关键是传染伤寒或其他疾病，会造成减员，影响战斗力。所以各级很认真地对待虱子问题，号召群策群力，消灭“革命虫”。

条件有限，最简便实用的办法是将生满了虱子的脏衣服放在开水里煮，大的小的一锅端。通常一堆脏衣服煮过，水面上飘着一层虱子的皮屑，看是确实不好看，但是实在、管用。

李八里听过了王翠兰的意见，没怎么当回事儿。他对王翠兰说：“哪有条件煮虱子？缺锅少灶的，就一个锅还得做饭烧水……虱子，咬不死人。”

王翠兰不和他嬉皮笑脸，很严肃地说：“你不要不当回事，灭虱子是俺们治疗队的工作，大家都支持，反而你当营长的不支持？”

李八里说：“不是不支持，是没有条件！你看看，要啥么没啥么，咋么烧开水？”

王翠兰说：“你这不是有汽油桶吗？刚才我见那边摆着十几个。在下面也是用汽油桶煮。”

李八里说：“就那点水，还得留着打仗用……煮虱子，亏你想得出来！”

“你这个人……我让你窝囊！”

王翠兰不想再跟他废话，动手来解李八里的衣服扣子。

李八里边扭捏着躲避边说：“唉，唉，动手动脚的，叫战士笑话。”

正好孟正走了过来。王翠兰对孟正说：“教导员你来了正好，李营长自己窝囊还不配合治疗队工作，你看看咋么弄吧。”

孟正平是来询问王翠兰一个问题。山下不仅送来了给养，还带来一口袋松树叶子——松针。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王翠兰说：“治疗夜盲眼啊！用松树叶子烧水喝，能缓解症状。咋么？你这里没有夜盲眼？”

孟正平忙说：“有，不少呢。”

由于长时间战斗和风餐露宿，难得吃上蔬菜，造成了维生素的大量缺失和视力下降，许多战士一到晚上就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辨不出景物，俗称夜盲眼。及时地补充蔬菜水果或者维生素是最直接的治疗办法，可是条件极度艰苦，有时连一口炒面都难以继，哪里来的蔬菜吃呢？松针水治疗夜盲眼，也不知道是打哪里传来的方子，反正大家都这么用，虽不能立竿见影和根治，却能缓解症状。黑云吐岭本来覆盖有茂密的森林，松树很多，但是给多日以来的炮火、炸弹轰击，树木都烧焦炸没了，茂密的森林变成了一截截的枯树桩子，不要说松针，连片绿色也难见着。所以在山后面很远的地方，王翠兰特意叫战士持了一口袋松针。

孟正平说：“支持，肯定支持！为了部队战斗力嘛，哪个不支持？”

## 三

也不管李八里同意不同意，就紧忙着安排战士们照着师医院王医生的吩咐去落实。几只汽油桶架上了松树枝干，炉火熊熊，热气腾腾，一件件土黄色的军服在铁皮大桶内翻卷。炊事班的锅也烧上了松针水，绿色的汁液散发着特别的味道，不刺鼻，但也绝非好闻。李八里就是给王翠兰捏着鼻子灌下的一碗绿汤水。

那个味道很怪，说苦不是苦，说涩不是涩，但是很难下咽。李八里曾经尝试过缴获的美国咖啡，他觉得他老婆王翠兰弄来的这个松针绿汤水，比美国人的药汤子咖啡还难喝。

天气不阴不晴，云层很低，不是敌机活动的好时候。所以五六只大铁桶都架在洞口附近，燃烧的炭火与蒸腾的热气把大半个掩蔽部弄得工厂一般沸腾，温度高出来好几度。但在里面，在山洞的尽头，李八里和王翠兰却没有感觉到多少热度来，相反，有了炭火的烘烤，潮湿的山洞反而变得干燥，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温暖。

王翠兰说：“不打仗多好，喇叭刘爷俩儿好美好生吹他爷俩的喇叭号子，马先生好好教他的书，俺还是俺，你还是你……打仗，啥么都给打毁了啊！”

李八里说：“不打仗要我们这些人干啥么？光想过太平日子！天下太平，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拿命换来的。美国鬼子眼瞅着打到家门口了，不跟他干上这一仗咋么能行？把他牙齿揍碎，揍得他

四

嗷嗷叫唤满地找牙，以后再见着你你就客气了，就不敢咬你了。太平，得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啊……不过打仗也有打仗的好处，要是不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能碰到你啊？碰不到。你当不了俺老李家的儿媳，俺也娶不了你王翠兰，更别想让你给俺生个一男半女！”

王翠兰又轻轻捣了李八里一胳膊肘，两个人偷偷地笑开了。

愉悦和舒心的欢愉驱散了思念逝去战友的不快，让他们重新感觉到短暂的祥和与温暖。故人已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活下去。

王翠兰后来：“这个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还能一直打下去啊？一辈子那么长，总不能搁朝鲜打上一辈子的仗吧？”李八里说：“当然不会。打得越狠，越较劲儿，打得打不动了，和平就会到来。”

是啊，他们相信这个仗不会永远打下去，也相信自己不会在这个陌生的朝鲜过上一辈子的岁月。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的事情做。

一辈子，确实很长。

实际上王翠兰一直都觉得喇叭刘师傅没有死，也不会死。他咋么能死呢？他就是去出红白的场子忙红白的事情去了，迟早会回来。在她老家皖北的灵璧，但凡碰上吹吹打打的喇叭班子，她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喇叭刘活灵活现的模样儿来。他的男人李八里，也是如此。

八个月以后，王翠兰在朝鲜元山一带五老里的休整地生下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龙凤呈祥。大的是个男孩，小的是个丫头。五老里，这是她跟李八里结婚的地方，她还记得洞房花烛，敌机过来捣乱，他们两个差点给“油挑子”打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而眼前的一切却像是昨天一样真切。

王翠兰给两个孩子起了抗美援朝的大名儿，分别叫做李援朝、李抗美。

作家小记

王筠 毕业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等多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特别奖等多个奖项。



王筠 毕业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等多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特别奖等多个奖项。

照片上的班长，着65式军服。解放帽上的五角星闪着微光，领章平整如新，风纪扣扣得严实。扎着外腰带的班长昂首挺胸，向着洁白墙壁上悬挂的军旗，立正、敬礼。

大家好奇地睁大双眼，默默感受班长在军旗下照相的荣光。班长骄傲地说：“去年夏天，我们连在贵州驻训，我表现不错。连里评议、嘉奖的同时，给了我军旗下照相的荣誉。你们不晓得，我头一回进到那房子里面，紧张得走路的步子都变形了。”

立功、军旗、荣誉，陌生的词汇就这样灌进了我的生命。我抬起头来，发现班长的脸上像涂了一层透明的油彩，他说话的声音很沉稳，也很有力……

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

离开新兵连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班长。现在想来，但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谁不热爱那鲜艳的八一军旗，谁不怀念自己的首任班长呢？

## 军旗下照相

■罗毅

## 微纪事

### 不是零碎，是精粹

我的新兵连班长，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一米七八的个头，站如松，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精力充沛得如赛场上的运动健将。班长老家山东，憨厚老实的汉子，不苟言笑。

那天，班长收到了未婚妻从老家寄来的信，一个人悄悄读了，转过身来就对我们露出少有的笑容。那年那月，谁的手中拥有几帧“相片子”，不亚于现在年轻人手中精美的奢侈品。我们羡慕地围在班长身边，看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影集。

首先是一张姑娘的黑白照。照片中的姑娘，圆脸、大眼、高鼻梁，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垂在胸前。

这是谁呢？兵们见到这样的照片，总是有些异样的兴奋。

“未婚妻呗。”班长瓮声瓮气地强调，“老家的。”

姐姐的照片只让看了半分钟，便被班长藏到他的影集中去了。接着，就看到了那张标有“军旗下照相”字样的黑白照片。班长说：“这张照片，最是珍贵。你们互相传传，多看一会儿。”



火纷飞的远方。

列车驶出不远，他再回头，月色下看见他和战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在给东倒西歪的伤员包扎。

五个小时后，从前线返回，他指挥列车驶向那座桥。

来到桥头，他跳下机车，四下张望，哪里还有她、夏天光和那些伤病员啊！

天渐渐破晓，凄苦的北风像饥饿的猩猩在咋咋地吼。他茫然四顾，发现脚下只有焦黑的泥土、沙石与泥浆四溢的弹坑，还有冒着浓烟的金达莱枯枝。

“人呢！”他喊。

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天骤然亮起来，像舞台的幕布倏地拉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眼泪竟然噼里啪啦地一颗一颗掉下来。

“都死啦！炸死啦！美国鬼子的‘黑寡妇’飞机，一颗燃烧弹，就把这些孩子全都炸死啦！多好的中国孩子啊！”一位朝鲜阿妈妮跑起朝他们走来，老人悲怆地呼号着，脸上是血，手上也是血。

大伯说罢，有一刻昏迷过去。但随即，他又睁开了眼睛。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吗，那个排长？

我摇摇头。

他顾自说：“她是我负伤住院时相识的恋人。本来，我们说好要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的。我一辈子不再娶妻，也是为她！”

大伯长叹一声继续说：“我有个愿望，就是要把我埋在那座桥头，和她，和那些牺牲的战士在一起。”

我含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他说：“记住，千万不要给我立碑。我不要名字！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那么多志愿军战士，很多都是无名英雄！”

## 负重的人

■郑茂琦

在作家王筠的故事里，我看到了一股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无坚不摧的铁流。

王翠兰向李八里，美国佬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家里，大老远跑来朝鲜搞侵略。盼望和平、企望一个完整的家好好过日子，是王翠兰乃至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李八里回答王翠兰，天下太平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拿命换来的。太平，需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

哪怕仗打得再苦，也不能动摇李八里打败侵略者的坚定意志。曾经有一个教授问一位志愿军的战士苦不苦，他说，要是他们不苦，鸭绿江北岸的同胞就要受苦了。要祖国的同胞不受苦，他们就受这个苦。（英雄无名）中的战士，也是主动跳下列车的车厢，为了保障前线的军用物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你替我负重前行。这场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无畏精神和勇敢牺牲昭示世人，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中国军队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本版插图：李振

## 兵故事

### 用文学抵达真实

一大早，乡下突然打来电话，急促地告知我，大伯垂危，他要见我一面。

我匆匆打车赶回铜台沟。

大伯九十岁，在我们刘家属于高寿。他的手像一把钳子，死死地抓着我。而且，往日浑浊的眼眸也放出熠熠光彩。大伯说：“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个心愿！”

大伯曾是一名志愿军，1951年1月初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他是连长。

那天晚上，他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限定时间内将一批军用物资送到战火正酣的前线去！

在甲屯里附近的铁路桥旁，大伯带人拦截了一列火车。

打开车门的瞬间，他怔住了：火车上有三十九名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他们身上缠着绷带，倚靠在车厢壁上。

但是，他还是咬着牙说：“对不起，请诸位下车，这列火车被征用啦！”

这时，从车厢后面挤过来一个女军人，她说：“不行，他们都是重伤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后方去。”

他说：“可是，不赶快把这批武器弹药、食品药品运送到前线，将会有更多战士失去生命！”

她说：“我不管，我这个排长有责任保护这些重伤员。”

他恳求道：“有点大局观念好不好？”她却瞪着他：“我告诉你，治病救人就是我们医生的大局！”接着，她愤怒地问：“你执行任务，我也执行任务，你为什么非要中断我的任务？你不怕我挨处分吗？”

他不敢瞪她，不敢瞪那些脸上写满痛苦的伤员，他像霜打的秋菠菜，深深

## 英雄无名

■刘流

埋下头去。

他摆摆手，心想算了。

她不理睬他，转身要去关闭车厢的门。

可是，一个人却从一副担架上，咕咚滚下车来，那人全身绑满了绷带。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双眼说：“都别争了，我叫夏天光，是116师团职参谋，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前方战事要紧，它关系到众多战士的生命！”

即刻，那些伤病员有的挪下，有的滚下，有的跳下，纷纷离开车厢。

大伯急忙带领战士装好物资，向这些伤病员和陪伴他们的她与另外两个女兵，敬了一个军礼，叮嘱他们在原地等着列车返回。火车一路鸣笛，驶向战